

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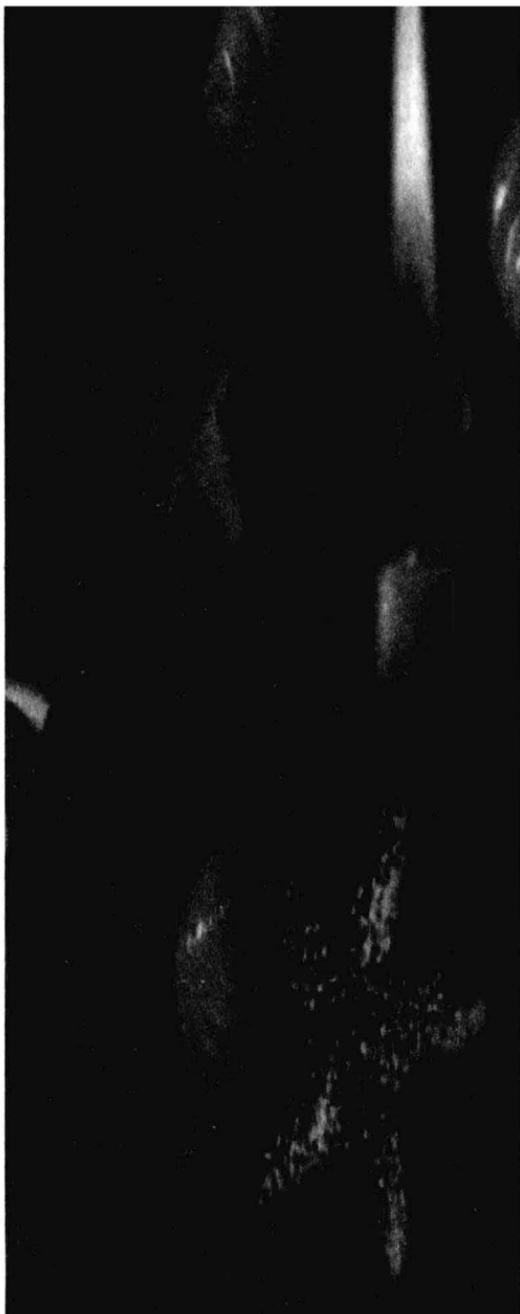
(香港) 严 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星星的碎片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(香港) 严沁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星的碎片 / 严沁著. 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97.12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2759-0

I. 星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2410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：01-95-092 号

书名	星星的碎片—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者	(香港) 严沁
出版者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行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销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师自运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版	北京文籍激光照排厂
印刷	平谷县胶印厂
开本	850×1168 1/32
字数	310 千字
印张	13.375
插页	2 页
版次	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5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9-2759-0/I · 2055
定价	20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星星的碎片	(1)
心窗之外	(256)

星 星 的 碎 片

1

接到通告，庄心妍就按时按候的到了电视台。

她像平日一般的沉默寡言，我行我素，她知道今天可能只是开会，讨论一下剧本或角色，开镜礼之后才会正式拍摄。

她提不起劲的坐在角落。

她不是第一女主角，也许轮个第二、第三，她也无所谓，在这圈子里她野心不大，得也好，失也好，反正她在外面也找不到另一份工作，何况另外的工作未必有电视台这么高的薪水。

能赚多一点钱，这是她的目的。

很多人都围在一起叽叽咕咕的讲着、笑着，她发觉唯有她是被大家忽略的，这不打紧，她又不会去争、去抢，她只做自己份内的事。

心妍是不讲究穿着的，完全不像明星。她往往是一条又旧又白的牛仔裤，一件松垮垮的T恤，一顶扁扁的却颇帅的帽子遮住没去发型室整理过的头发，还有就是一个大大的帆布袋装着衣物。

她又不化妆，脸色有点苍白，眉宇间带着些漠然，又显得

没精打采，什么事不在乎似的。她不但不像明星、艺员，甚至在电视台也没什么朋友。

像现在，大伙儿都在又讲又笑，热闹得很，她却缩在角落半打瞌睡，她永不会参加那些人的！

有人转头看她一眼，她根本不知道，她和任何人都没交情，电视台艺员只是一份工作。

那看她一眼的人是个二十六、七岁的男孩子，是这部电视剧的男主角何思宇，目前相当红，相当有演技的男艺员。

平日思宇很骄傲，对看不上眼的女孩子他理也不理，他只喜欢和男同事，和记者们开开玩笑，言不及义的。对一些漂亮又有名气的女孩子呢？就口花花的，显得轻浮，有点玩世不恭。

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他把真正的自我藏得很深、很深，他似乎是故意造成在别人面前那个花公子形象，是！他是故意的。

他年轻，但他深沉。

他又转头看心妍一眼，这一次，清清楚楚见到他眼中光芒一闪，眉心微蹙。

他知道心妍，大家是电视台同事，不可能不知道，只是互不相识而已！

犹豫一下，他终于慢慢的，不露痕迹的走过去，他装得不为任何人而过去，却真是为她过去的。

“喂！庄心妍，会都快开完了，还不醒吗？”他压低了声音，半开玩笑的。

心妍呆怔一下，慢慢抬起头，俏丽而带点苍白的脸上一片愕然。

她其实并没有睡觉，只低头在那儿神游太虚，突然间看见何思宇在面前，她不知道为了什么事。

她当然认识思宇，他是红小生，演技好，电视台许多花旦都喜欢跟他合作，希望借他的名气扶自己一把。

心妍没这么想过，她甚至讨厌这个口花花、不负责任的男孩子。

她冷冷的哼了一声，把脸转过一边，根本不理他。

思宇当然觉得没趣，讪讪的转身走开，走到一半，又回头看她。

“在戏里你要追我！”他故意说。那似笑非笑的神情，十分可恶！

心妍背起大背袋，一言不发的转身走出录影室。

思宇很意外的，这个女孩子怎么回事，他得罪了她吗？或是——她讨厌他？他摸摸自己翘得有点像欧洲人的下巴，不明所以摇摇头。

回到叽叽喳喳的人群里，他左拥右抱着两个女艺员，半真半假的调笑着。他就是这副调调儿，所有人都见怪不怪了，也接受了他并不太过分的油腔滑调，拒他于千里之外的，大概只有一个庄心妍吧！

他当然不在意她，她算什么呢？漂亮是漂亮，但电视台哪有不漂亮的女孩子呢？以他的名气与地位，许多女孩子投怀送抱还惟恐不及呢！有几个记者进来，思宇当然是他们的目标，一下子把他围起来。他的手臂还是放在那两个女艺员身上。

“何思宇，新剧中你又演花花公子？留学生？”一个记者问，一边又忙着拍照。

“不是，你们知道任何角色派下来，我何思宇都能演。这次演个风流骗子！”他眯着眼睛笑。

“风流骗子？”记者问：“导演，导演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导演和制作人在一边笑，没正面回答。

“那么是反派了，是不是？”记者问。

“不告诉你们，自己猜！”他望着身边的女孩子，颇为自满的笑了。

“这些女孩子是你们骗的对象吗？”记者又问。

“我只是想骗到一个，庄心妍。”他说完自己也愕然，怎么这样说呢？庄心妍——关他什么事？

“庄心妍——对，她也是女主角之一，怎么没见到她呢？她没来吗？”记者感兴趣的张望着。

“何思宇，你是表示已经忘掉费婷？把目标转移到庄心妍身上？”记者尖锐的问。

提起费婷的名字，思宇的脸就沉下来，黑云密布的放开两个女孩子，转头就走，一句话也不肯再说。

记者们见怪不怪，何思宇就是这样子，不高兴时就翻脸不认人。何况——费婷的事也太伤了他，这花花公子大概第一次付出了真感情，而且是全部的。但突然之间，费婷和一个亿万富翁订婚，思宇虽然极力想表现得不在乎，但他的伤心失意是任何人都能看出来的。

这个时候提费婷，难怪他翻脸。

思宇走出录影室，看见心妍就坐在走廊的木椅上，半低着头的神游太虚。

这个女孩子不只美，而且冷傲，她那一脸孔的倔强和不肯妥协，她将在这个圈子碰得怎样的头破血流？

这一刹那，思宇有帮她的心，只是一霎那就过去了。他想帮她，看样子她未必领情呢！他犯不着。

他慢慢的经过她面前，看见她纹风不动的坐在那儿，面前走过的仿佛是个透明人。

刚走过，听见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他回头望一眼，啊——

记者们居然包围了庄心妍，他不得不停下脚步，事端由他引起，庄心妍是无辜的。

只见心妍瞪大了惊愕、意外的眸子，却神情漠然的对着记者——她对记者也是这样子。

“你是不是何思宇的新女朋友？他刚才这么说的！”一个女记者问。

“你不承认也不行，他当着我们每一个人说的。”另一个记者急忙补充。

“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不是因为这部戏？”

“如果何思宇不说，你是不是一直保密下去？”

“你对他有信心？他的罗曼史那么多！”

“你不担心他只是玩玩？”

“你不怕他拿你来代替费婷？”

“你不怕破坏形象？”

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弹似的轰向心妍，她的神情从惊愕意外变成了愤怒，这简直太——岂有此理！无风也起浪！她跟何思宇连话也没说过呢！

她愤怒的站起来，推开面前的记者，不顾一切的大步而去，经过思宇身边，她连眼角都没有扫向他过，只剩下发愣的记者和眉心深蹙的思宇。

“这算是什么？”首先发问的女记者说：“这么不给面子，这么不合作，给我们下马威吗？”

“还没有札起来就未红先骄，我们一起杯葛她！”另一个记者愤愤不平的。

“她以前不是这样子，今天怎么好像吃了火药？”又一个说。

“当然以为有了靠山啦！”刚才那女记者说。

“何思宇？不知道那花心大少几时甩开她呢！”记者们都笑

起来。

心妍听不到这些话，思宇却听见了，他觉得歉然，他随口一句开玩笑的话，谁知给心妍惹下这么大麻烦？记者们如果真的杯葛她，半年内不在报上提她的名字，她不就惨了？

他犹豫一下，迎着记者走过去，他脸上又有了笑容。

“各位，刚才是不是太残忍了？怎能会审一样的逼问庄心妍呢？”他说。

“这是娱乐版头条新闻！怎能不追问？”女记者说。

“说良心话——”思宇用手指轻抚眉心：“庄心妍并不知道这件事，这只是我心里所想的！”

“啊——”记者们都哗然。

思宇是一个非常会保护自己的人，他永不把内心的事表现人前，他总以玩世不恭、吊儿郎当来掩饰——今天他说的可是真话？

“是不是真话？庄心妍不知道你想追她？”记者问。

“有骗你们的必要吗？我犯不着为保护一个不相干的人而出头，是不是？”他潇洒的摊开双手。

琢磨他是真是假的，是做戏也好，是剖白也好，记者们完全接受了他的话，他是何思宇，不是别人，他的外型、神态、笑容，足以融化大多数的人。

“你是想借我们记者之笔，向庄心妍示意，是吗？”一个自以为聪明的记者问。

“还要我讲明吗？”他微微弯身，又一个漂亮的笑容。

“好，一定帮你这个忙，”女记者笑了：“追到了之后记得请我们喝茶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思宇说得跟真的一样：“不过——不要写得太过分，我是有自尊的，女孩子也会怕羞。”

“放心，我们有分寸！”几个记者都笑起来了。

得到了满意的消息后，记者们一哄而散，他们各自要打电话回报馆，这条消息无论如何要明天见报，而且务必要写得精彩，不能输给其他报馆！

何思宇长长的透一口气，总算替心妍解决了难题，也算做了件好事！

正想回录影室，看见心妍慢慢走回来，满脸委屈，仿佛哭过，后面跟着的是艺员联络组的人。

什么事呢？才短短十分钟呢？刚才发生的只是小事，不值得她哭的，她——

她经过他身边，快步走进录影室那位跟着她的艺员联络组的人却停下来。

“这女孩子真难搞，”他摇头：“通告都已经接了，刚才她居然跑来告诉我想辞演！”

辞演？思宇心中一凛，是他惹的，他知道。想不到的只是电视台里还会有这么倔强、刚烈的女孩子，她是宁为玉碎！

思宇告诉自己，以后再也不要对心妍口花花的开玩笑，她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子。

“你批准了吗？”思宇问。

“怎么行？她的戏今夜就开拍，叫我临时到哪儿去找人代替？”联络的人气冲冲的：“公司给她机会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要？不想红，来电视台做什么？”

思宇皱眉，为这件事，心妍也得罪了联络组的人，她实在太不会做人了，以后还想不想混？

“组长，算了，别放在心头，”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手包揽了所有的事：“庄心妍是被我惹火的。”

“你？”组长眼睛一转，笑容已浮上来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怎么

不说呢？思宇。”

思宇有些暧昧的笑起来。

“才开始嘛！”他微笑说：“以后你多关照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组长笑着离开。

他也以为心妍是新对象了。

思宇等人都走光了，才耸耸肩，大步回到录影室，他能做的已全部做了，他也只不过随口说了一句话而已，这件事该结束了吧？

走回录影室，看见有些演员已经离开，只有几个人留在那儿。

“思宇，快些去化妆间吧，我们今天要拍晚班戏。”导演大声对他说：“第一个镜头就是你！”

“哦！我还以为今天不拍戏。”他笑。

“我们赶着‘出街’，”导演说。出街即播出的意思。“不多录几集存货怎么行？”

“总是赶，为什么不早点儿开工呢？”思宇说。一瞥间，发觉心妍不见了：“庄心妍不见了？”

“心妍？”导演笑：“化妆去了，什么事？她好像受了委屈一样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”思宇不在乎的耸耸肩，心妍没有一怒而去，他放心些。

但是——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不放心她呢？

他不会再对任何女孩子动情，他自己很明白，费婷的事已经令他筋疲力尽，心力交瘁，他想再用情——怕也榨不出一丝感情了。他已麻木。

“思宇，这部戏你务必投入些，剧本写得不错，我们盼望你能掀起另一个高潮。”导演说。

“另一个高潮？”思宇冷冷的笑起来：“只怕演对手戏的激不起我的戏中情。”

导演明白。

思宇和费婷曾是荧光幕上最好的搭档，谁都认为他们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他们演技纯熟，再合也没有了，荧光幕上下的感情也一致，谁知道——

“试试吧！你是我们的支柱。”他说：“或者——庄心妍呢？她有外形，有潜质。”

“庄心妍？”他自嘲的走出去。

化妆间的一角，心妍坐在那儿化妆，她不是一流阿姐姐大牌，普通的一个化妆师替她在脸上打完底，就让她自己动手画眉，涂唇肤。她是显得苍白冷傲，即使涂上了浓浓油彩，她也嫌清淡了些。

或者说，她的气质并不像一些电视台里的女孩子，她看来卓然不群，满身都是尖锐的棱角。

思宇不经意的看心妍一眼，在另一边坐下来。他是大牌小生，化妆主任亲自为他动手，一下子就把他变得光芒四射起来。

有些人是天生的明星，像思宇，只要淡淡的妆，他已那样的与众不同。

心妍提了她的帆布袋往外走，思宇犹豫了一下，也跟着出去。他没有企图，真的，他只想对她说一句话。

“对不起，庄心妍。”他低沉而真诚的对她说。

心妍呆怔一下，想不到他会如此。但她——也只不过看他一眼，绝然而去。

她不领他的这个情。

心妍的家很远，在基隆，每日往返不方便，为了拍戏，她搬到电视台附近，在别人家中分租了一间房子住。房子只有一

百五十呎的大小，除了一桌、一床、一柜外，只有她和一些拍戏的衣服。

她当这儿是宿舍，不是家。拍晚班戏，收工回来倒头就睡，第二天起来洗了脸又开工。屋子里只放些干粮，肚子饿了用来充饥，她从来不讲究饮食，做了电视艺员，连衣服也不讲究，总是随随便便一条牛仔裤，一件又大又阔的T恤，人是十分漂亮，却从不化妆。

房东太太对她相当不错，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子，跟那些进电视志不在演戏的人不同。有时叫她一起吃饭，或留点好汤给她，她心中十分感谢，却又是不善表达的人。房东太太也不在意，只是有时见她工作得晨昏颠倒，便善意的提醒她多休息，身体要紧。

可是电视台忙时忙死人，闲时闲死人，赶起戏来，通告排山倒海，管你艺员捱不捱得住，戏先拍出来再说。心妍试过三天三夜没回过她的小房子，只抽时间在没有她的戏时倒在化妆间小睡一刻。

她们这行有好多“惨状”，若不是大牌，戏自然不算多，往往等一天才拍三、五个镜头，人却不能离开，随时随地可能拍到你。心妍还算不错，说什么也是第二女主角，但也得视电视台为家的常要 STAND BY！

她刚在化妆间一角的沙发躺下，估计两个小时内不会拍到她，却见何思宇吊儿郎当的走进来。

“嗨！兄弟，”思宇眼光飘向她，却对一个化妆师说：“替我补补妆。”

思宇是一流大牌，化妆师焉有不肯之理？

“这一组戏没有你？”化妆师搭讪。

“组组戏都有我的话，我何思宇不死也全身散了，”他笑了，

又为自己点烟：“你就收工了吧？”

“补完你的妆就走！”化妆师笑：“不过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陪你聊聊天！”

“下次吧！我想睡一会，”思宇打个哈欠，突然之间转向心妍：“庄心妍，你占了我的床！”

心妍并没有睡着，虽然她疲倦得要死。何思宇在那儿大声说话，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很烦，这个人——有点阴魂不散，刚才分明又在看她，他是什么意思？存心作弄？她决定不理他，她是个十分倔强、固执的人。

“你没有睡着，我知道，”何思宇又在那儿嬉皮笑脸：“你自己看看，你的眼皮还在动呢！你骗不了我！”

心妍就是不理。除了演戏，她和思宇不是朋友，他再恶作剧，也不能把她拖起来，她从来不是个爱开玩笑的人。

“庄心妍，帮帮忙好不好？”思宇竟已经走到她旁边：“让我睡一阵，一小时后让给你，我真的倦得要死。”

心妍的固执、顽强比他想像中更厉害，她就是不肯睁开眼睛，无论他怎么说。

“庄心妍，”他威胁着，听得出来是开玩笑：“你再不起来，我就躺到你旁边啰！你不怕别人说闲话？”

心妍纹风不动，充耳不闻。

思宇又站了一阵，凝视她一阵，竟转身去了。

他是那么容易罢手的人？

心妍完全不在意，她开始真正要睡了，她实在太累、太倦，从清晨四点捱到现在快十一点了，快二十小时没合眼，铁打的也支持不住——正朦胧欲睡中，突然听见一阵日本音乐，是西城秀树唱的“罗拉”，那种声嘶力竭的喊法，配上那么强劲的音乐——

心妍心中涌上一阵愤怒。这何思宇怎么回事？他有什么资格来骚扰她？明知她捱了那么久，竟故意让她不能休息？他真是那么可恶、可恨、可咒的人？

她想跳起来大骂他一顿，忍住了不中他计，化妆室里就这么一张沙发，她跳起来他岂不正得其所哉？她不上他当——

强忍住怒火，她还是动也不动的躺在那儿。她对自己发誓，除了拍戏，她永不跟他说一句话，她会永远当他是仇人，她——永不原谅他！

整首“罗拉”唱完了，她仍坚持着，大概何思宇知道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休想令心妍让出沙发来，他终于知难而退，静静的离开了。

心妍可算是胜利者，但——委屈的泪水却沉默的流下来，她真的觉得委屈。在电视台，一个孤单的女孩子想站稳脚步是太不容易了，她要忍受多少这类似的打击、挫折？她要勉强吞下多少冷言冷语的讽刺？观众永远只看见她们风光、繁华的一面，谁知道她们流了多少泪？捱了多少辛酸？

心妍喜欢演戏，醉心演戏，加上她念书成绩不怎么好，很自然的走进这一行。这一年多来，她觉得自己身心俱疲，伤痕累累，唯一仅存心中的就只剩那点倔强，和那天生的傲骨。

她吸一吸鼻子，睁开眼睛，她想找张纸巾什么的，可是一眼望到的竟是何思宇那对凝定的眼，那张严肃认真的脸孔，那抹深思着又有悔意的神色。

她吃了一惊，想闭起眼睛已来不及，她的倔强也不允许，她就那么冷冷的盯着他。她想表示，她不怕他，她是不会屈服在任何威胁下的。

可是——可是他的神色并非她想像的那么可恶，他那严肃的脸上线条却是柔和的，他那么友善的望着她，就像戏里面英